



第132期·2022年9月

非賣品

寂而常照 阿彌陀經研讀(六)

- 問 阿彌陀佛的光明不可限量，能普照十方世界佛國土，一點障礙都沒有。如同《阿彌陀經》中說：「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為阿彌陀。」阿彌陀佛意思是光明無量，這個光明無量是不是也有其他意思？
- 答 阿彌陀佛的光明無量，具足了攝受加被的功德力。以阿彌陀佛的萬德莊嚴，攝受一切眾生，使眾生也能夠得到這種光明；消除貪、瞋、癡、慢、疑種種煩惱障，開智慧光明的德行。
- 問 為什麼阿彌陀佛的光明能有這樣的功德？能夠攝受加被，幫助我們眾生除障、開智慧？
- 答 這個光明並不是白天有日光、夜間有電光，

阿彌陀佛的光明，是從佛的本性顯發出來的。這本性的光明就是「寂而常照」，寂就是止的意思，止是使一切的妄念、雜念完全停止；進一步就好像玻璃鏡一樣，一切的影像都能照得清清楚楚，這便是觀照的作用。就如我們念佛，念到功夫好的時候，口裏在念阿彌陀佛，其他的雜念就沒有了，雜念既然沒有，你的心思念頭就安放在佛號上面，這就是觀，觀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念佛其實也離不開“止”同“觀”的原則。這就如同我們凡夫的心，好像一個很黑暗的房間，當電燈一亮，黑暗馬上就沒有了，有光到的時候，黑暗同時就沒有。我們一提起佛號，內心裏的雜念煩惱不起現行，立刻就消失，自



「一條心」

提起「桃榔樹」，很自然地聯想到一句說話：「桃榔樹一條心！」由於它一條樹幹向上生長，所以喻之為「一條心」。它的果實都是生長在樹頂上，所以高高在上的，我們即使仰高頭也未必看得清楚。幸好，香港行人天橋多。

那天在天橋上行走，剛好幾棵桃榔樹生長在橋邊的，那結果實的位置就在眼前，看得清楚，於是也隨手拍下來，供大家細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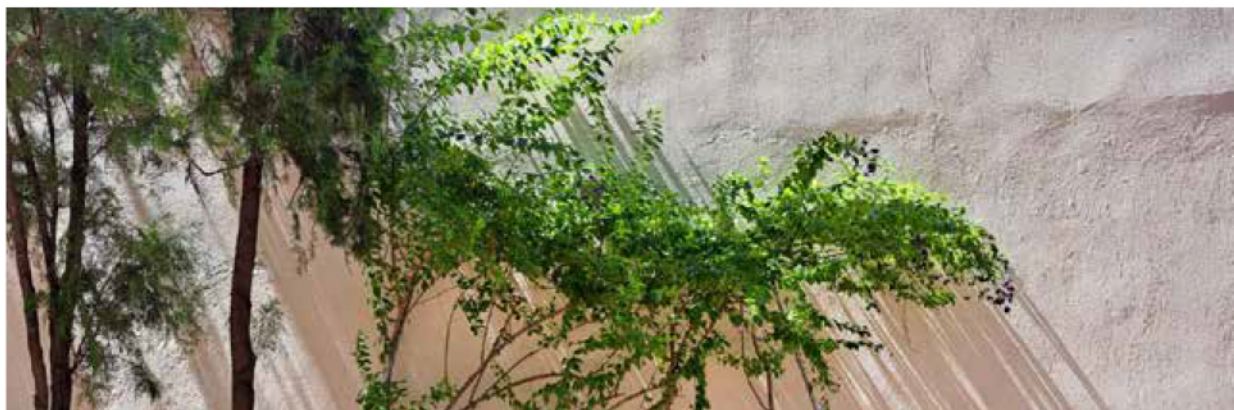


己心裏也光明，就能夠與阿彌陀佛感應道交。

- ①問 阿彌陀佛的光明有「寂而常照」這個意義，但為什麼我們念佛，佛就會來加被我們？
- ②答 因為阿彌陀佛的光明能夠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寂而常照」是光明照射到無邊無際，不管世間眾生怎麼壞，眾生並不會把他的光變壞，就是這樣不變而永久地在隨緣，像入定一般；以不變隨緣的意義來加被眾生，幫助眾生開發智慧。
- ③問 諸多經中，唯獨《阿彌陀經》強調阿彌陀佛的光明不可限量，所謂「唯彌陀普照」，是否其他諸佛的光明不像阿彌陀佛光明能這樣普照？
- ④答 這是因為阿彌陀佛在沒有成佛之前，還是法藏比丘的時候，在世自在王如來面前，發了四十八大願，四十八願當其中第十二大願：「設我得佛，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就是說成佛以後，他的光明要能夠照到百千億那由他的佛土，有這樣普照的光明才成佛，所以這是根據願力來的。其他諸佛的光明，或有一由旬，有十、百、千由旬，或者照一個世界、照十個大千世界，一百個、一千個大千世界，都是不相等的，有的多、有的少、有的遠、有的近，這是看眾生所感來說，每尊佛

的願力也不一樣，所以光明也不相同。所謂「唯彌陀普照」，這是指阿彌陀佛是應化身的的光明，能夠普照十方國土無所障礙，但應化身的的光明是有差別，諸佛不等的，不等不是光明的質不同，本質光明都是一樣的，而是與眾生的感應不同，這是諸佛不相等的。

- ⑤通 佛有三身，一個是「法身」，法身就是佛的本性，法身光明無分際，沒有分別、沒有界限，一片光明；「報身」，報身是修得的，修得的報身光明是一真法界、真如本性，報身雖然不是法身，可是報身的光明既是修得的，跟法身也完全一致，它的光明也跟真如本性完全相稱，法身、報身這兩種光明，諸佛都是完全相同的，如釋迦牟尼佛、藥師如來、阿彌陀佛，以及未來彌勒尊佛，只要是佛，法身都是一樣平等無有分別；第三就是「應身」，所謂應身，就是我們眾生跟佛有緣，佛來應化示現，我們眾生跟諸佛因感應而現的就是應身佛。應身佛所發的光明就有不同，不像前面的光明法身，是無分際的，報身是稱真性的，佛佛相同。一般講光明能照所有世間，普照橫遍十方，光明代表了空間，空間是無盡的，時間也是無窮的，時空整個說起來便是無窮無盡的，這就是一真法界。所以說阿彌陀佛的光明無量，具足了攝受加被的功德力，來攝受一切眾生。



欣賞

看花看草，如果我們配合四季，又或者是光影，則會有另一番看法。

妙法寺內一些花花草草，很多時可以讓我們隨着日光的光影、變化而有不同的欣賞。這種欣賞其實也會像看花兒的美態那樣，具可觀的。你看這牆壁上的樹影，有你可觀嗎？



89 得金鼠狼喻

昔有一人，在路而行。道中得一金鼠狼，心中喜踊，持置懷中，涉道而進。至水欲渡，脫衣置地，尋時金鼠變為毒蛇。

此人深思：寧為毒蛇螫殺，要當懷去。心至冥感，還化為金。

傍邊愚人見其毒蛇變為真寶，謂為恒爾，復取毒蛇內著懷裡，即為毒蛇之所螫螫，喪身殞命。

世間愚人，亦復如是。見善獲利，內無真心，但為利養，來附于法，命終之後，墮于惡處。如捉毒蛇，被螫而死。

【解說】 這是一個「眼紅別人」的故事。故事內容說有人見到別人能夠把毒蛇變成「金鼠狼」（金）而也想照辦煮碗做了，結果是被毒蛇咬死。

故事的要點就是「眼紅別人」而沒有去理會事情的根由。——為什麼人家有這樣的「好報」？原來故事中說的那人是做了好事：把那毒蛇放在懷裡是幫助它過河，遂變成「金」。

眼紅別人得「金」者，却沒有想到人家做那事情的出發點，祇是一味的「眼紅別人」而已，這也正是一個「貪」字。

90 地得金錢喻

昔有貧人，在路而行，道中偶得一囊金錢，心中大喜躍，即便數之。

數未能周，金主忽至，盡還奪錢。

其人當時悔不疾去，懊惱之情，甚為極苦。

遇佛法者，亦復如是。雖得值遇三寶福田，不勤方便，修行善業，忽爾命終，墮三惡道。如彼愚人還為其主奪錢而去。如偈所說：

今日營此事，明日造彼事。

樂著不觀苦，不覺死賊至。

匆匆營眾務，凡人無不爾。

如彼數錢者，其事亦如是。

【解說】 首先說明一下，這「喻」不是教壞人——不是教人「拾遺不報，據為己有」，它祇是借助這故事說明一個「當機立斷」的行事問題，如果那拾到「金錢袋」者不是即時在原地數錢，一拾到即刻離開的話，則失主便無從找他了。

本喻的真正用意，是勸導我們必須把握時機，不要猶疑不決。這可使我想起二、三十年前一則「香烟廣告」說——想做就去做！

相信所說的這句話，與本喻性質一樣。

91 貧人欲與富者等財物喻

昔有一貧人，有少財物，見大富者，意欲共等。

不能等故，雖有少財，欲棄水中。

旁人語言：“此物雖鮮，可得延君性命數日，何故捨棄，擲著水中？”

世間愚人，亦復如是。雖復出家，少得利養，心有希望，常懷不足，不能得與高德者等獲其利養。見他宿舊有德之人，素有多聞，多眾供養，意欲等之。不能等故，心懷憂苦，便欲罷道。如彼愚人欲等富者，自棄己財。

【解說】

俗語有句「人比人氣死人！」我們常見到一些攀比情事，像本喻一位「窮人」與「富人」比較，人家錢多，相比之下，自己的錢財顯然是少了許多，心裡很不舒服，於是索性把有限的錢也拋棄了。

其實這「有限的錢」正是他生活所需的，連這僅僅可維持生活的錢都不珍惜，反而虛幻地想着「大財富」，這當然不切實際。

表面上，這好像很滑稽——連最顯淺的道理也不懂嗎？

我們不妨反思一下，很多時候都會這樣的，不是不懂，而是自己也矇蔽了自己，事後想來才會覺得多麼的滑稽可笑。

92 小兒得歡喜丸喻

昔有一乳母，抱兒涉路，行道疲極，睡眠不覺。

時有一人，持歡喜丸授與小兒。小兒得已，貪其美味，不顧身物。此人即時解其鉗鎖、瓔珞、衣物，都盡持去。

比丘亦爾。樂在眾務憤鬧之處，貪少利養，為煩惱賊奪其功德、戒寶、瓔珞。如彼小兒貪少味故，一切所有，賊盡持去。

【解說】

我解說這《百喻經》，到今天差不多解說完了——還有幾則便完成這「百喻」。有信眾對我說：我看「妙法通訊」，很喜歡讀這《百喻經》，有了一則解說更容易明白、更容易懂。何時出書呀？」是否出書，看緣份吧！

這第九十二期喻——小兒得歡喜丸喻，亦頗有意思，與其他各喻一樣：用淺白的故事去說明問題。

一個小孩被賊人家用甜餅引誘，他在吃，而那賊人則在解下他身上貴重飾物。

本喻以此去說出：有些出家人也因為貪圖眼前的利養而失去真正的功德。

本喻雖說的「出家人」，但實際上不少人都會遇上這情景的，我們多作自我警惕好了。

做個「可人」的人

今天我們坐地下鐵，常見到的現象是一堆堆「低頭族」。——大家都在低頭看手機也。不過，在非繁忙時間，倒會聽到一些女士在交談，而且好些時是滔滔不絕，嘩嘩啦啦的；有個別在打電話時更是「高談闊論」了。她，——或他，似乎不是有必要這樣電話閒談的，這樣像揚聲器的高談，其實是在潛意識上想順便告訴其他乘客而已。

這真是一項煩人、吵人的無謂。於是，回到畫室後我又情不自禁地寫上這幅畫——

花若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說話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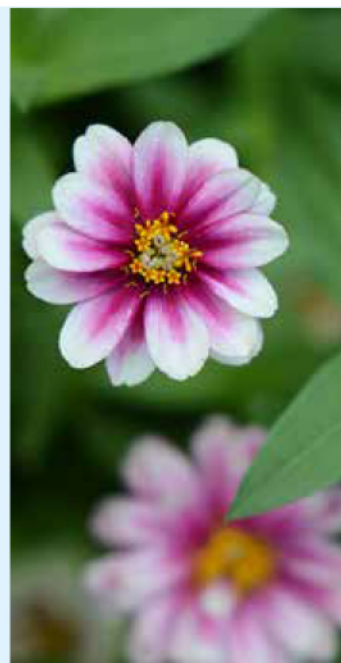
有些詞語我們還是應該謹慎地使用，否則，可能會產生不怎麼好的後果。譬如我們經常說的那句「施比受幸福！」

原意是好的，引導大家多些行善。但有沒有想到，這句話引出來的後果是使「受者不舒服」，這已經有攀比心，你甚至可以說這是帶有歧視的說法。

有朋友問：「那麼，要怎樣說才好呢？」

我曰：「我們不妨說一句：『施與受同樣幸福！』這是不是較為溫暖呢！」

假如我們稱這為「說話的藝術」，這未嘗不可。





談佛陀的隨宜 方便教學法

· 智 銘 ·

（原刊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內明》第一九〇期）

釋迦牟尼佛是位生活教學家，他能寓教育于生活中，以最平常的生活事物來譬喻佛法的進德修業，使聽道的佛弟子不論其智與愚，都能很快樂知道、明道而悟道，這是最真實而有效的教育法。

有一次，佛陀住在王舍城一位鍊金師的住處，他看了鍊金師的鍊金而有所感，就借這個機會教導隨行的比丘們：修學佛道也要像鍊金師的鍊金一樣。

鍊金師所鍊之金，本來都是混合着沙、石、泥土埋藏於地下的。鍊金師爲了要取得其中的真金，必須要挖掘那些含金的泥土，放于水槽之中，然後以水來淘洗。當淘洗的時候，首先洗去較大的石塊，再洗去較粗的沙粒。這時的金子仍被細沙纏結着，最後將細沙洗去，黃金才出現。但出現的黃金中仍含有許多的雜質，必須除掉。於是將金沙置于鍛爐之中，以烈火來鍛鍊，使金沙成爲溶液，將雜在黃金中的雜質除掉，黃金的粗相就出現了。但這時的金黃不輕不軟，也無光澤，還得將黃金入爐，一再地鍛鍊，才能使純金出現，這時的金黃柔軟光澤，彎折不斷，就可以

用來打造釵環等等的飾物了。

佛陀認爲佛弟子們的佛性，也如埋在泥土中的黃金一樣，被那龐重的煩惱塵垢所纏結着，不但有惡、不善業，還有邪見邪惑。要想使佛性彰顯，也得像鍊金師似地來鍛鍊自己。

佛陀告訴佛弟子們，首先要洗去惡、不善業的欲覺、恚覺、害覺。其次就是除去親里覺、人衆覺、生天覺的纏縛。最後還存有一個善法覺，也要將之除去。這時的佛性仍爲諸三昧有行所持，未得清靜勝妙、未得息樂、未盡諸有漏，所以還要鍛鍊。直鍛鍊到於所得三昧中不爲有行所持，這才能得寂靜勝妙、得息樂道，離諸覺觀，乃至進入第二、第三、第四禪。至此，才能正受純一清靜，離除煩惱，柔軟真實，得見佛性，就如同鍊金師最後鍊得柔軟光澤的真金一樣。凡得見佛性的人，必須成就智慧。

所以，在修行的過程之中，必須要修得智慧，成就了智慧的人才能自度而又度人，就如同鍊金師鍊得真金以後，除了能自用以外，並且還能打造釵環去裝飾其他的人。然則要如何利用智慧自度度他呢？佛陀曾看見牧牛的人驅牛過河的

例子。用來教育佛弟子們如何自度而又度人。

佛陀告訴弟子們：有一個牧牛的人，愚癡而沒有智慧，每當夏末初秋的時節，正是恒河水漲的時候，愚癡的牧牛人，不詳細觀察恒河的此岸，也不觀察恒河的彼岸，就驅逐羣牛自陡峻的此岸下水，要渡到陡峻的彼岸。滾滾的洪流，洄旋處處，牛羣在那急流中，發生了很大的患難。有的牛甚至被洪流淹沒，隨波而去。

另有一個牧牛人，不愚也不癡，並且具有方便智慧。他先觀察恒河的此岸和彼岸，選擇較平坦的河床驅牛渡河。渡河的方法是：首先將身強、體壯、力大而又具有領導能力的大牛做先鋒渡河，當牛羣下了河的時候，牠們阻斷了些急流的河水，然後再驅第二壯健多力的少牛隨其下方而渡；最後才驅羸瘦力弱的牛更隨其下方而渡。新生的小犢牛，因為愛戀其母，也隨母牛之後渡河，於是所有牛羣，都安然地渡過恒河，沒有發生患難、流失、淹沒的現象。

佛陀認為自度度人也是如此，前面所說的愚癡無智的牧牛人，就好比是那些外道六師；那聰明智慧的牧牛人，就好比是正覺如來。

所謂外道六師，是指富蘭那迦葉、末伽黎拘睺黎、刪舍夜毘羅胝、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旃延、犍陀若提子，這六位外道與佛陀是同時的人，向的是邪道、修的是邪見，他們好像是那愚癡無智的牧牛人，不能善於觀察此岸和彼岸，所以不但自己脫離不了苦海中的洄旋，更壞的是，他們還教導其他的衆生習他們之所學，持他們之所見，使從學的衆生不但不能由此岸渡到彼岸，而要在那急流的洄旋中遭受患難。

如來正覺就如同是善於牧牛的人，他成就了智慧，不但能善觀察此岸，而且也善觀察彼岸，更能教導衆生在那急流的洄旋中，如何安全地自此岸渡到彼岸。佛陀將善根深厚的衆生首先下河，橫截急流，安然地度到生死彼岸，盡諸有漏，不受後有，得安隱之樂；次渡善根次一等的衆生，使他們在前一類善根深厚橫截急流的衆生前導下，也截流橫渡，斷五下分結，得阿那含果，安隱渡到彼岸，不還此世；最後渡那善根薄弱的衆生，隨順更為安全的水流，斷除貪、瞋、癡三結，得斯陀含果，再來此世一次，究竟苦邊，然後是那些新生的小兒們，如小犢牛之愛其

孝順

《賢愚經》說：

「慈心孝順，供養父母，計其功德，殊勝難量。」

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早已十分重視孝順父母。這其實是全人類的事呀，如果連自己的父母都不去孝順，你還去講什麼大道理呢？靜嚴法師曾講過一句話，我二十年來都記得清楚。她說：「我們最重要的是要孝敬家裡的兩位活菩薩！」

她把父母視為「活菩薩」可見她對孝順父母，尊敬老人家是多麼重視。佛法，很深奧嗎？其實不是，佛法就在我們日常生活裡。

母一樣，其母既已得渡，小兒們也斷三結而得須陀洹果，不墮惡道，正向三菩提，七次往返人、天，然後究竟苦邊，斷截惡流，安隱渡到彼岸。

佛陀告訴弟子們，一個牧牛人如果具有了十一法，就不是一個善於牧牛的人。什麼是十一法呢？

- 一、是不知色。
- 二、是不知相。
- 三、是不去虫。
- 四、是不治牛瘡。
- 五、是不能起煙。
- 六、是不知擇路。
- 七、是不知擇處。
- 八、是不知度處。
- 九、是不知含處。
- 十、是盡取其乳。
- 十一、是不善料理能領羣者。

一個出家的比丘，也有十一法，如果有了這十一法，他就不能自安，當然也不能安他。什麼是比丘的十一法呢？

- 一、是不知色。

- 二、是不知相。
- 三、是不能除去害虫。
- 四、是不能覆其瘡。
- 五、是不能起煙。
- 六、是不知正道。
- 七、是不止處。
- 八、是不知度處。
- 九、是不知食(放牧)處。
- 十、是盡取其乳。

十一、是若有上座多明耆舊、久修梵行、大師所歎；不向諸明智修梵行者，稱譽其德，悉令宗敬、奉事、供養。

什麼是「不知色」呢？就是所有色都是四大所造，色即是空，不能如實知。這就是不知色。

什麼是「不知相」呢？事業是過相；事業是慧相，不能分辨，不能如實知，這就是不知相。

什麼是「不知去虫」呢；所起的欲覺，安而不離、不覺、不滅；所起的瞋恚害覺，安而不離、不覺、不滅。

什麼是「不覆瘡」呢？是眼見色，取其形相，不守住眼根，世間貪愛，惡不善法，心隨生

「觀」靜

《壇經》說——

「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

這裡說的「其法無二」，是說所謂「漸悟、頓悟之法」。無二，即是「沒有兩樣」，沒有「分別」。惠能大師在《壇經》裡亦說得清楚；漸與頓是指人的領悟能力，是徐疾問題而不是什麼「法門」。

本段文有一句也可能是我們平時有所忽略的——「慎勿觀靜及空其心」。

——觀靜、空心，是我們經常的說法，但本質上呢？正如文中所說：「此心空淨，無可取捨」的。觀與取都是一個取捨問題。本文便告訴我們「不必這樣做」，也可以說「不應這樣做」，這是錯誤的，對心，沒有一個「觀」字。

漏，不能防護，耳鼻舌身意根，亦復如是，這就是不覆瘡。

什麼是「不起煙」呢？凡於佛陀之處所聞、所受之法，不能分別爲人顯示，這就是不起煙。

什麼是「不知正道」呢？即八正道和聖法律，是名爲道，對這些道不能如實知，這就是不知正道。

什麼是「不知止處」呢？就是對如來所知之法，聽受以後，不得歡喜、悅樂、勝妙、出離、饒益，這就是不知止處。

什麼是「不知度處」呢？就是不知修羅(經)、毘尼(律)、阿毘曇(論)，又不隨時親近大善知識之所，諮問諸受。以致不知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什麼是有罪、什麼是無罪。依何等法修是勝非惡，於隱密法不能開發；於顯露法不能廣問，於甚深句義自己知道的不能廣宣顯示，道就是不知度處。

什麼是「不知放牧處」呢？就是四念處及賢聖法律，不能自行，也不能教他行，更不如實知，這就是不知放牧處。

什麼是「盡取其乳」呢？例如那剎利婆羅

門長者，自在施與衣被、飲食、床臥、醫藥、資具，凡受施的比丘，不知限量，這就是盡取其乳。

什麼是「上座大德多聞耆舊，乃至不向諸勝智梵行者所，稱其功德，令其宗重承事供養，令得悅樂。」呢？就是比丘不稱彼上座，乃至令諸智慧梵行者，往詣其所，以隨順身、口、意業，承望奉事，這就是於上座多聞耆舊乃至令智慧梵行，往詣其所，承望奉事，令得悅樂。

一個善於牧牛的人，必須要善於成就以上所說的十一法，就是要能知色、知相、去虫、覆瘡、起煙、擇路、擇處、知度處、知食(放牧)處。不盡取其乳、善料理能飲群者。同樣的道理，一位如法的善比丘，也要成就上說的十一法。凡是能成就上說十一法者，能自安樂，亦能令他安樂。

佛陀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採取了鍊金師和牧牛人的生活，用作修學佛道的教材，淺出而深入，使佛弟子們契入佛理，達到自度度他的目的。



煩惱即菩提

「煩惱即菩提」，這句話經常被引用。但如果僅僅就「字面」去解，可能會產生誤解，誤解原因在於那個「即」字。深入點去看又如何？我們且先來看看它整句話的「前言後語」，這樣則會較切實地了解。

《壇經》曰：

「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這裡這兩個「即」字的意思，是指「本體上並無差別」，佛是修練而來的；你的智慧(菩提)，也是從不斷的學習而來的。所以煩惱並不可怕，煩惱與菩提就是同一體的。本句語更進一步去說明問題——前念迷，後念悟。悟，都是從迷中思考、修行而來的，這就是覺悟。

我們常聽到一句「佛語」說：

「眾生可以成佛！」

相信就是這個意思吧！



南华寺六祖真身

人物造像

我們看歷史書，看到一些歷史人物的畫像繪寫。很多時總覺得好像「差不多」的，特別是一些帝皇造型，個個「珠圓玉潤」，一派「福相」。會有這麼「人有相似」耶？肯定不是，無非是繪畫者的想當然而已，又或者是「唔敢得罪」也！因此，中國的人物畫長期以來給人垢病。其實歷代也有不少寫得出色的人物畫的。

撇開這些不說，且讓我們看看六祖惠能的

塑像。我相信，在歷史著名人物的塑像也好，畫像也好，真正能接近該人物形象者，該是惠能吧？原因就是他有「真身」遺留下來，擺放在寺院裡的，儘管這「真身」是經過「修整」，但形相固定。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原來惠能大師是顴骨突出的，而且很具「嶺南人」的形相，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惠能的真實形相了。雖然他是距今已逾千年的唐代人。

「年年有今日」

前些日子——中秋節之前，我們見到一些商店掛出一排排的「燈籠」、「燈飾」以售賣。

也許你會講一句：「咦，又係舊年那些貨色！」

是呀，是同一貨色吧？亦可以說是去年的「賣剩蔗」，沒問題呀，年年有中秋，而且這些燈籠燈飾的材料已與往日大不同，為了給小朋友玩，不少製造原料都換上塑膠。去年賣剩，甚至是前年、大前年賣剩的又如何？放回貨倉，今年、明年再來擺賣。哈，原來「年年有今日！」這句話可以用在賣燈飾。



「祇管打坐」

有法師提出：「祇管打坐！」

可有些善信認為：「祇管打坐不是修行善法！」

我個人以為，那位法師所說的「祇管打坐」，其實是提出一個「方便法」吧，而且我們也得看上文下理，不能斷章取義。對於這句話，也許一些人太在意「祇管」兩字，我認為重要的還是在「打坐」吧！打坐才是重要的，它可以令你心境平靜，剔除心中雜念。所以，用「祇管」兩字實際上是說：「在修行道路上，就算祇是打坐，也有好處呀！」

「弱勢社群」

在電視上看一些專訪及「社會新聞」，經常聽到一個「詞語」——弱勢社群。

所謂「弱勢社群」，指的是某些基層，亦即所謂很需要社會人士及政府去扶持協助的「貧困一族」。

出發點本來是好的，最少讓社會大眾關懷別人。然而，我們是不是可以不「口口聲聲」地去強調「弱勢社群」這四字？如果把這標籤起來，是不是對某些市民大眾會有所打擊，最少在心理上不好過。我們既然是以「關懷」作出發點，那就不要「順口溜」地去強調甚至是標籤起來，如此「畫地為牢」，沒有好處。

真正的「圖文並茂」

鄭明仁《香港文壇回味錄》

· 陳青楓 ·

如果你活上一把年紀(或者「半把年紀」吧),必然會有一些回憶的歲月。

日前,看了友人鄭明仁那本《香港文壇回味錄》,甚感興趣,厚厚的三百多版,我一口氣一晚把它讀完。當然那是粗讀,有好些篇章留待日後細細回味吧!

對,能夠有這樣效果才能真正稱得上「回味錄」。

本書所回味者,絕大部分是書刊與報章。鄭明仁不僅是報壇中人,且還是一名「書痴」,

他收藏的舊書甚多,而且難得的是從大眾閱讀入手,即是所謂「俗文學」,不像某些唯「雅」、唯「純」是瞻的論者,祇以所謂「雅文學」為文學,把大眾喜見樂聞的俗文學摒諸門外。這種「孤芳自賞」的粗暴行為,說來教人憤慨!好,今天也不去說它。

鄭兄這本新書有一個最可取而又稱得上難得的特點,是他每篇文章都附帶上一、兩幅珍貴圖片。譬如那本書的封面,以及書作者的玉照。他竟然連「神秘女作家」十三妹的玉照也刊出了,



「舞女作家」成愛倫

並且寫了那篇「十三妹身世傳奇」；還有，絕少人曉得的「舞女作家」成愛倫也在他筆下出現了，而且刊出玉照，以及她當年在哪家舞廳上班，書中連那家舞廳的廣告也有。鄭明仁在資料搜集方面真是厲害——百足咁多爪。

厚厚的一本書，寫下近百位作家的傳奇，從沒見過如此通俗的抒寫。看本書，是一頁集體回憶——對過去百年來香港文壇與報壇的回憶。

用「有心人」三字來形容鄭明仁寫下的這本「回味錄」，相信沒有哪一位文化人會反對。

「三狼案」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香港發生一宗「好得人驚」的「三狼案」，——轟動一時的綁架案。

今天年逾七旬者，定有點兒記憶猶新。年輕一代當聽「古仔」好了。而這真實的「古仔」可又是高潮迭起的，難怪當年這新聞市民日日追看。鄭明仁這本書，也簡潔地交代這案件的來龍去脉，真不愧是一位「資深報紙佬」。

名作家依達

要不是鄭明仁兄在本書裡介紹，還想不起上世紀著名的香港流行小說作家依達十六歲已開始寫小說了。他文筆清爽，很具當年的時代風格，六十年代的依達，不僅是文藝青年的偶像，你即使不怎麼「文藝」，祇要是喜歡閱讀愛情小說，則依達、亦舒這些寫作人自然是心儀的「偶像作家」。

我當年亦是依達迷，他風行一時的「蒙妮坦日記」當不會錯過。

——世事是奇妙的，二、三十年後我們還做了「街坊」，他邀請我到他家中坐坐。他的家，布置雅潔。



依達的經典小說《蒙妮坦日記》，一九六四年香港初版。一套二冊。

半個世紀的回憶—— 「電視周刊」的興衰

鄭明仁著述的這本《香港文壇回味錄》，着實有不少可堪回味的內容。

在這本「回味錄」裡，我們看到一輯作者詳細紀錄「香港電視」那份官方刊物的興衰。

刊物的興衰，不代表電影台本身的興衰。今天如果我們蓋棺定論地說電視台的興衰，似乎言之尚早，但作為電視台官方刊物的那份雜誌，則早已「告一段落」了，今天我們來述說，無疑也相當於讓香港市民大眾作出「歲月的回憶」。

說香港電視陪着港人成長也未嘗不可。它開台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要不說鄭明仁兄的憶述，我也想不起作為官方刊物的《香港電視》是在電視台開台前三幾天便提前出版的，是十一月十五日出版，作為開台前的宣傳推廣。那時候每本才賣兩毫子，開本是三十二開細度，此後不少娛樂性刊物便以這樣的開本推出，它是開先河了。而市民大眾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當年藝人森森在電視上推廣這刊物時，豎出三隻手指說：





「每本祇賣三毫子」，於是乎森森後來也被戲稱為「三毫子小姐」，可見是何等的街知巷聞。屈指算算，那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任何刊物都會隨着潮流、時代的興衰而興衰的，即使像《香港電視》周刊如此「巴閉」刊物（最高峯期每期銷售二十五萬本），也有「摺埋」的一天，於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結束，結束原因最少有兩點，一是網絡世界的湧現，全球的「紙媒」飽受打擊，你看本港的報業便可知；第二點，《香港電視》周刊既是官方刊物，有不少官方新聞，「軟性」也好、「硬性」也好，也會受到限制，「陰乾」是必然的。

鄭兄是同一時代的「過來人」，他在敘述香港電視的興衰過程上，也扼要而重點地指出了幾項「大事回顧」，如李小龍在電視上表演「寸勁」功夫；新馬師曾、任劍輝、白雪仙為香港水災籌款演唱，那是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的雨災慘劇，旭和道有大廈被山泥攔腰截斷；觀塘鷄寮安置區遭活埋。這慘劇雖五十年過去，但我們印象猶新。名伶電視上演唱籌款，籌得七百多萬元。（五十年前的七百多萬，很厲害呀，記得當年香港樓價，一個三百多呎的單位，才不過是十二、三萬元。）

半個世紀的回憶，多謝鄭明仁的介紹。



冊與竹簡

見到這個「冊」字，都會聯想到「象形字」這個字義。古代，未有紙張的時候，字是寫在竹簡上的。一條條的竹片寫上字了，但總不能「散修修」地一堆堆着，總要串起來的，於是很自然地用繩子串起來，這才成為「一冊書」，而這個「冊」字，你看，不就像繩子串竹簡嗎？所以我說方塊字很多時都會很象形的。你看有趣不？方塊字的有趣還可看看那些部首，我們看到「竹」字頭的字，便很自然地想到：這個字很可能與「竹」有關。這有關「竹」的字實在很多。讓我們隨便寫出來看看——笛（用竹造的樂器）、筆（古時是毛筆，筆管都是用竹造的；這個管字亦然）；筷子、筴、籬、簫……全都與竹有關。

策

說到「竹」字部首，我想到那個「策」字。何以策字也用這部首？難道它也與竹有關嗎？——對策、政策看來與竹無關的呀！

原來策與竹真有關的，古時候，這「冊」「策」相通，「一冊」，你可寫作「一策」，而且策就是指竹簡。難怪這個策字，就是以竹作部首。

對於方塊字我們這樣尋根究底地模索看，也就看出不少趣味。

再說，文天祥那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指竹簡也，造竹簡要削去那層青皮，所以也有一個詞語說「殺青」，即是完成搞掂。

好，讓我們多說一點「汗青」兩字。竹的表皮是青色的，如果要造成竹簡便得用火烘燒那些青竹，火烘燒之下，原有藏在青皮裡的水便像「汗」那樣滴出來了，所以有「汗青」之說，而且竹簡多用來做史記，於是便把「汗青」兩字象徵文獻記載了。